

人物系列 13

史傳春秋

# 笑面奸相

李林甫傳

常萬生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笑面奸相：李林甫傳/常萬生著  
--初版--  
臺北市：年輪文化，民89  
面； 公分--(年輪文庫；26 )  
ISBN 957-8284-20-9 (平裝 )

857.7

89006848

年輪文庫 26

# 笑面奸相——李林甫傳

作 者：常萬生  
美術編輯：金炫辰  
發 行 人：王存立  
出 版 者：年輪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門 市 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07號13樓  
編 輯 部：新店市復興路45號8樓  
電 話：(02)8667-2393 傳真：8667-2394  
E - mail : annual@gcn.net.tw  
劃撥帳號：19187257年輪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局版北市業字第1648號  
總 經 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3樓  
(02)2642-2629  
排 版：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定 價：300元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初版  
ISBN 957-8284-20-9

繁體字版由中國長春出版社授權出版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史傳春秋

# 笑面奸相

——李林甫傳

常萬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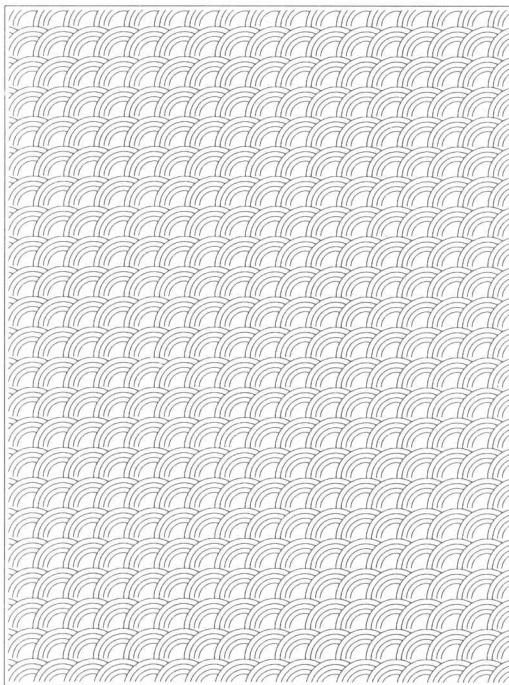
年輪文化



第 一 回	第 二 回	第 三 回	第 四 回	第 五 回	第 六 回	第 七 回	第 八 回	第 九 回	引 言
「羅鉗吉網」	漫話口蜜腹劍								
	讒詔進身								
	再闢蹊徑								
	謀取相位								
	「一鵬挾兩兔」								
	獨攬朝綱								
	爲了擋置的承諾								
	畫地爲牢								
	笑面殺手								

第十回 蜜口蛇心……  
第十一回 東宮劫難……  
第十二回 月堂陰風……  
第十三回 扭曲的「賢路」……  
第十四回 權臣的心計……  
第十五回 用蕃不用賢……  
第十六回 該死的就讓他去死吧！……  
第十七回 黃雀在後……  
第十八回 佞賊末路……  
尾聲 「養成天下亂」……

開篇絮語



我供職的這地方挺偏遠的。海邊有座山，山上有座廟，廟下就是我們。

記得是個初暖還寒的春日，我從一個繁華的省會城市來到這裡，一住就是二十年。我們的工作調動簡單得很，一紙調令，一次談話，就唱著「革命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裡需要哪安家」開拔了。初來時最難熬的就是太寂寞，人也陌生，地也陌生，四周靜得出奇，連鄰近村子大人喊孩子吃飯都聽得到。於是便很後悔，想那座城，想那喧囂的街市，想那喧囂的人群，還有整天喧囂個沒完的朋友們。並奇異地認為，人這一輩子大概離不開喧囂，在喧囂中降生，在喧囂中離世，其間這幾十年也是喧喧囂囂的，沒有了喧囂，生命就似乎缺少了躁動，缺少了活力。好在，走不遠就是大海，便常去海邊，一個人坐在礁石上，聽海的喧囂。大海著實挺有魅力，潮漲潮落，波起浪湧，喧囂著不息的海聲。但久而久之，也便膩了，覺得大海的呼吸一個節奏，悶悶的，像趴地上的牛在打呼嚕。

百無聊賴鑽進了圖書館，成天以書為伴，和書對話，正驗應了「無聊才讀書」那句名言。那時的圖書館沒有多少好看的書，只有《二十四史》還挺有看頭，就呆乎乎地一卷一卷地讀，像是挺用心似的。有時也覺得好笑：讀了十八年書硬是沒讀夠，還有滋有味地自我陶醉，不可思議。

最初迷上古書並沒想到自己要寫點什麼，只是覺得古人寫的那些古事挺熱鬧。一會兒他當了皇帝，信誓旦旦地折騰了一頓，一會兒又被另一個人頭破血流地趕了下來；這廂三宮六

院地剛安置完畢，又風雲突變作鳥獸散，配人的配人，當尼姑的當尼姑，殉葬的殉葬。鬧哄的臣僚們呢，誅殺了一些，罷免了一些，剩下的又換了一身朝服，改了一下官階，和新一朝同輩另事新主了。

皇帝們在臺上真挺威風，想怎的就怎的，整日裡飫甘饜肥，萬歲聲不絕於耳，但百分之百不能「萬歲」。我大體查了一下，從秦漢到明清，二百多個有生卒年可考的皇帝，多一半沒活到五十歲，平均年齡還不到四十歲。這是怎麼回事呢？一是驕奢淫逸太過頭，有了病也沒人敢給治，鬧神鬧鬼地請方士，服丹藥，自己作踐自己。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那把椅子暴死的。從西周至清，正史記載的宮廷政變有一百七十多次，每次都是宮門喋血，人頭落地，人皆仰視的御座不知沾染上多少層殷紅。朝代的更迭則像一幕幕沒完沒了的大戲，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屢換大王旗，你說熱鬧不熱鬧，喧囂不喧囂？

或許就是因為覺得這喧囂挺過癮的，足可排遣寂寞，便沒日沒夜地讀，像街頭上看人打架，旁觀不怕亂子大。於是又奇异地想，人這生靈可真怪，自己怕擔風險，惹麻煩，但對別人的風險和麻煩倒挺感興趣，難怪古人大興感嘆：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有人說，寫小說的人良心大大地壞，淨拿一些杜撰出來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折磨人。這話我信。我後來寫起史傳小說來，便有些居心不良，專給是是非非的人物立傳，竭力渲染那些大善大惡、大喜大悲的故事，扯別人的腸子。趙武靈王家事不順，被兩個爭奪王位的兒

子逼進沙丘宮，活活餓死；秦相李斯鄙薄「廁中鼠」的卑微，嚮往「倉中鼠」的高貴，到頭來卻被名繩利索縛住了身子，綁赴刑場受斬時連「東門逐兔」都成了奢望；楚霸王項羽爲當「萬人敵」取代秦王政，鍋也砸了，船也沉了，一股勁衝進咸陽城，又血肉橫飛地和天敵劉邦鬥了兩三年，卻在「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嘆聲中將一顆漆黑的頭顱割進烏江；漢宮艷後趙飛燕美得驚人，也精明得驚人，但一夜秋風昭陽殿，好端端一個美人兒便尋了短見，香消玉殞了。女皇武則天呢，主宰大唐朝政五十年，把李家天下翻了個底兒朝上，後來也是衆叛親離，寒屋冷榻，死的時候連個親人都沒有，又因七老八十地養過兩個男寵，被後人打到淫蕩女人堆兒裡，落了個千古淫名。咳，這些故事，真夠鬧心的，可我偏要點燈熬油地把它們寫出來。乾啥？希望把我領略的這份喧囂推薦給世人，讓大伙兒也喧囂一把，藉別人的鬧心事解自己的悶兒。

讀書是領略喧囂，寫書是製造喧囂，這觀點有點歪，似乎把神聖的事給褻瀆了，十有八九要通不過。我卻難改初衷，整天琢磨著怎樣讓我的書更多一點喧囂，變著法兒地把故事鬧騰得更好看些。人生在世不容易，還是歡歡樂樂、熱熱鬧鬧的好。

寫作是件辛苦事，挺難的，這中間沒少得到老師、親友的提攜幫助，心裡著實感激，時刻刻念記著。他們是：張笑天、吳楓、趙矢元、左雲霖、李勤學……，特別應該提起的是長春出版社楊德宏、王占通等幾位領導、責任編輯張櫻，他們的關切和付出，令人感動。

最後，我要寄一份熱望給親愛的讀者，希望多挑挑毛病，謝謝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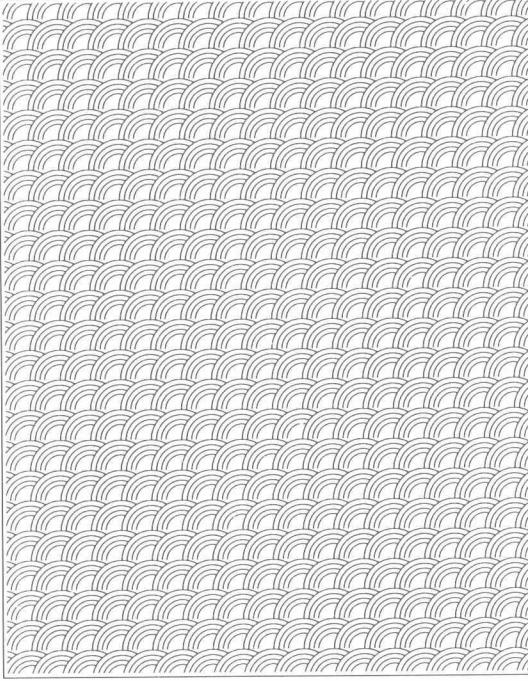
一九九七年十月於金州  
常萬生





引  
言

漫話口蜜腹劍



## 漫話口蜜腹劍

我們擁有一部值得驕傲的歷史。悠悠五千年，我們的先人們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漫長河中，我們的民族湧現出許許多傑出的人物。有的鼎新革故，銳意進取，業績煌煌；有的抗敵禦侮，揚威沙場，戰功赫赫；有的剛正不阿，大義凜然，氣節高尚；有的勤學篤行，聰明巧慧，才智超群。他們是民族的精英，國家的脊梁，他們的可貴品質積澱為久盛不衰、光照千秋的民族之魂。

但是，譬若大河奔流，泥沙俱下；綠野稼禾，良莠混雜。與這些傑出人物相伴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舞臺上也出現過為數不少的奸臣賊子。他們靠玩弄權術竊取高位，以對他人、對社會的損害攫取一己之私利。他們是惡行昭彰的醜類，是不齒於人類的歷史渣滓。

奸佞之徒大多是無才無德之輩，其個人品性不足掛齒。他們的最高追求不過「權」、「利」二字，惟利是圖，嗜權如命，是他們最核心的本質特徵。從這一根本目的出發，他們一方面阿諛逢迎，獻媚事主，絞盡腦汁地騙取君王的信任；一方面排除異己，殘害忠良，不顧一切地構築和鞏固自己權勢的殿堂。他們善於上下其手，弄虛作假，製造假相掩人耳目；慣於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用陰謀詭計進行政治投機。在他們未得勢時，可以出賣自己的人

格，以卑鄙無恥的手段進行鑽營，一旦大權在握，便橫行無忌，大施淫威，巧取豪奪，貪得無厭。他們的人生信條是「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他們的行為準則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利益的驅動下，他們勾結黨羽，豢養鷹犬，大興冤獄，用蓄意捏造的罪名打擊陷害無辜，用黨同伐異的手段實現其奸謀，掩蓋其惡行。他們詭計多端，凶狠殘暴，不知使多少賢能之士慘遭迫害，含恨九泉，更給國家、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奸人佞幸特別是大奸逆臣是禍國殃民的千古罪人，是存在於社會肌體上的毒瘤和膿瘍。

奸佞們在學術上平庸低下，在品性上卑污齷齪，但玩弄陰謀詭計卻是行家高手。其花樣之變化，手段之高超，足可使那些正直的人們防不勝防。在其奸行奸術之中，有一種伎倆最難識破，因而也就最具危險。這就是，表面上笑容可掬，背地裡暗下毒手。使用此術者往往有一副和藹可親的面孔，其甜言蜜語更如陣陣春風，給你帶來親切暖人的溫馨。但是，就在他們笑臉相迎的時候，卻在以豺狼般的心地審視著你的價值，尋找著你的疏忽，等待著有利的機會，準備著向你撲來。

這一奸術是以外示柔和內藏殺機爲特徵的，表面上似很和藹，內心中卻很陰險。《三十六計》這樣描述：「信而安之，陰而圖之；備而後動，勿使有變，剛中柔也。」就是說，那微笑，那甜言，都是爲了騙取對方的信任，鬆懈對方的警惕，而在這微笑和甜言的背後卻是凶險狠毒的謀畫，是謀財害命的殺機。此奸術因爲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很難識破，所以白居

易在其〈天可度〉一詩中感慨萬端地吟道：「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僞言巧似簧。勸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婦爲參商。勸君掇蜂君莫掇，使君父子成豺狼。海底魚兮天上鳥，高可射兮深可釣，唯有人心相對時，咫尺之間不能料。君不見李義府之輩笑欣欣，笑中有刀潛殺人。陰陽神變皆可測，不測人間笑是嗔。」

白居易是唐德宗貞元年間進士，元和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後貶爲江州司馬。長慶初先後任杭州、蘇州刺史，後官至刑部尚書，晚年閒居洛陽履道里。白居易性情耿直，疾惡如仇，故此仕途坎坷，大志難伸，曾因直言敢諫得罪權貴而被貶官，後來又爲避禍而求放外任。他大概是深受奸佞小人所害，也看透了這些人的陰險可憎，因此才憤然寫作此詩。其詩副題爲「惡詐人也」，通篇像是一幅畫像，惟妙惟肖、入骨三分地勾勒出這類人物的形貌和靈魂。

白居易詩中提到的李義府是唐朝有名的大奸臣，太宗貞觀朝爲監察御史，高宗武后時青雲直上，官至宰相，權傾朝野。因其貌恭心狠，以柔害物，時稱「李貓」、「人貓」。又因其肆行奸佞，作惡太多，被奪官流放，死於邊州。

李義府死後六十八年，唐廷中又出現一個李氏宰相，其奸行奸術與李義府相彷彿，其下場也是自取滅亡，萬人唾棄。

他叫李林甫，史書上說他「口有蜜，腹有劍。」

第一回 謂諭進身

